

刀筆菁華

續編評註

法院判例菁華

襟霞閣藏本

新編
評註

法院判例菁華

目錄

襟霞閣主編次

毀人名譽之判例

教堂爭產之判例

軍輪肇事之判例

學生聚衆之判例

鼓吹革命之判例

登載失實之判例

選舉無效之判例

謀財害命之判例

逆子弑父之判例

詐欺取財之判例

侵占行爲之判例

訂借外債之判例

法院判例叢華

目次

毒斃學生之判例
行使冥幣之判例

新評
註編

法院判例菁華

虞山襟霞閣主編
衡陽秋痕樓主評

毀人名譽之判例

今年天津地方忽發生一驚人巨案。即各報所載何慶成盜賣廟產是也。當時喧傳一時。滿城風雨。何以此項謠傳。由孫錫榮王墨林等散布。因向地廳提起訴訟。結果判決被告無罪。其中并有涉及報紙記載負責之事。於言論界甚有關係。其文如下。

被告人孫錫榮等對於何慶成等販賣地土一事。向警察廳告發。嗣於本年二月間作成宣言書。以私函致紳商學各團體。云大地販子盜賣海光寺廟產一事。鄙人等除一面呈請當局澈底追究外。務望貴紳諸公。以發展學校爲念。保存古物爲懷。羣起根究。俾地販得以斂跡。公產得以保存。天津幸甚。小學幸甚等語。三月九日及十八日。益世報於新聞欄內。均有登載。何慶成販賣地土之事。何慶成以孫錫榮等妨害名譽爲詞。在同級檢察廳分庭告訴。案經偵查結果。認孫錫榮等五人犯刑律第三百六十條之罪。提起公訴到廳。本廳分庭訊據告訴人何慶成供稱。伊所賣之地土。係伊置買之民地。非盜賣公產。被告等屢次登報。損害名譽。

等語。而被告孫錫榮陳述意旨。略謂宣言書。係私函投遞於商學界。爲維持公益起見。並無侮辱何慶成意思。至於報館登載之事。伊等不負責任。各等語。查本案被告孫錫榮等。僅供認以私函投遞宣言書於紳商學界。其報館所登載於新聞欄內之事。與伊等無涉。本分庭查報載何慶成販賣地土之事。係列在新聞欄內。並非被告等私人名義投函於報館。聲明其事。則被告等當然不負責任。縱令被告王墨林爲報館訪事員。有投稿情事。然報館對於訪事員投稿登載與否。其權操諸編輯人。自應由該編輯人負責。又查被告等以私函投遞宣言書於紳商學界。並非漫無限制。核與在通衢流布。使人人得以知曉者不同。自不得謂爲公然。蓋刑律第三百六十條之所謂公然侮辱。係專指無限制之多數人。咸得聞知被害人之惡事醜行而言。由是觀之。被告等所爲。與刑律上之公然條件不符。當然不能構成犯罪。至報館編輯人將該宣言書登載於報紙新聞欄內。則屬另一問題。與被告等無涉。要之被告等之目的。在維持公益。並非有妨害告訴人箇人名譽之故意。是爲顯著之事實。爰刑事訴訟條例第三百三十八條。諭知被告等無罪。

〔評〕此判例應注意者有兩點。第一報紙記載新聞。應由編輯人負責。投稿者

不負責第二公然侮辱必須漫無限制。使人人得以周知。始得成立。若僅向少數人或特定之一團體發言。不構成公然侮辱罪名。此事關係甚重。凡法界與非法界均應注意焉。

教堂爭產之判例

教堂爭產。究屬華洋訴訟性質。抑屬普通民事性質。知之者甚少。常熟律師毛鳳五與美國監理會教士施密德。爲買屋糾葛涉訟。毛遭失敗。因向蘇州交涉署提起抗告。經裁決駁斥。其文如左。

查以交涉使署爲上訴機關。原以華洋互控者爲限。此民國二年二月八日司法部復外交部函內已有明文。本案民事訴訟。雖由美人施密德提起。惟施密德係以美國監理會名義起訴。按外國教堂依條約應特別認爲法人。得享有土地所有權。（參照大理院解釋統字九一一號）與外國私人之不能於中國享有土地所有權者迥有不同。監理會既係教會之一種。自應認爲中國法人。因之監理會與抗告人購屋涉訟。亦屬普通民事訴訟。而非華洋訴訟。本署依照首開函件原無審判權。抗告人如或不服。儘可直接上級法院聲明抗告。今抗告人向本署提起抗告。允難認爲合法。依上論斷。本件抗告爲不合法。應予駁斥。抗告費用

由抗告人負擔。茲依華洋訴訟辦法第三條民事訴訟條例第五百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裁決如主文。

〔評〕華洋訴訟係指華人與洋人而言。如洋人以教會出名。則教會爲法人之一。不問其爲外人抑爲華人。應得受普通司法裁判。此誠法界有用之判例也。

軍輪肇禍之判例

民國四年五月。段祺瑞乘楚材兵輪南下。在江中與招商局輪船江寬號相撞。江寬被損。淹沒乘客多人。招商局因向海軍部呈訴。並請賠償損失。海軍部按照海軍審判條例。派員在滬組織軍法會審。至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判決。其文如下。

查海軍刑事條例四十四條。載非有正當理由。故意將船碰撞者。第五十六條。載當船舶擱淺觸碰及其他危險來請援救。無故不應者。第一百八條。載守兵無故發鎗砲者。以上各條。均經分別定有處刑標準。本案楚材兵船與江寬商船相撞之前。楚材兵船始終謹守應行航路。其第二次相撞。係爲流水所推。均經證明無誤。其非故意可知。至於他船危險。楚材未予援救一節。江寬當日雖發求救信號。

而楚材船頭破漏。水已浸入。尙非無故不應者所可比。又守兵無故發槍之事。楚材方面證人均稱並無此事。唯江寬大。棹間侍者夏明來供稱。視見有人放槍。業經證明其不足信。此外僅聞放槍之人。均不能提出證據。則其放槍證據。殊不充分。依上所述。楚材管帶官趙進銳。所有刑事嫌疑各點。業已審釋明白。確無犯罪行爲。應予宣告無罪。至私訴部分。應先審明何方航行錯誤。以期責有攸歸。查航海避碰章程。自前清光緒十五年。中國派員赴美都會議。公同商定。於光緒廿三年六月初二日。出示通諭。一同舉辦。並將議定各條款。刊印頒發。俾中國行江海之洋式兵商各船。周知徧喻。一律舉行。歷經照章辦理。無異本案私訴。當然可以適用。按該章程中第二十二條。載凡船須照章讓路者。如無他故阻礙。不得向所避之船前面橫過。如甲當被乙之路。則甲不得向乙船頭駛過。第二十三條。載凡輪船須照章讓路者。與來船迫近時。須臨機應變。應緩進則當緩進。應停輪則當停輪。應退輪則當退讓。如甲應讓乙之路。而值與乙迫近。甲當相機緩進。或停止。或退輪。第二十五條。載凡輪船過狹窄港道。值穩便而無窒礙。應傍船右之港。

道邊行駛。出入船隻皆傍船右邊而行。第二十七條載以上各條章程均應謹記遵行而不可違。然遇船行危險時有相碰之險以及變生倉猝之際致不得已臨機應變則可暫時違例。藉救目前之急。各等語。此案江寬初遇見楚材時兩船相距一英里有奇。其間既無他項阻礙。又無特別事變。其無倉猝危險可知。自不得以第二十七條藉口。乃不遵守其應行之船右港道行駛。竟自改轉向左。實屬違犯避碰章程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至見楚材船頭轉右時。來船不近。尙不停輪退輪。與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已屬不合。况又加重轉左。向來船前面橫駛而過。是又犯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至江寬初次所放汽笛兩聲。楚材輪上各人均供未曾聞及。惟是江寬放汽笛後。船即轉左。業已違章。楚材之曾否聞及。無甚關係。蓋楚材守其應行之港道。即使聞有兩聲號笛。而守章不變。報以一聲。亦無不合。故證人正泰船主比朗。在本法庭供稱。設我往漢口。遇見對面下水輪船。不論如何情形。我應走靠近薑船。我自己這邊的港。緣該港乃上水獨一無二之路也。又證人英國海軍揚子江領港朴德律脫。亦稱凡遇窄港。應守右岸。况此中又無第三船插入。

阻礙行爲鄙見凡在岸邊總以守右爲是。足見避碰章程爲萬國航行者獨一無二之金科玉律。無論何人均應恪遵。不容違背。故正泰船主及英國海軍揚子江領港之公論亦且云然。此江寬此次違背航章所以不能不負此次航行錯誤之責任也。江寬既應負錯誤責任。其因此所生之損失江寬所有者自應完全擔負。除江寬所有損失應由該所有者自理外。楚材此次因碰之損失亦應由江寬所有者如數賠償。卽湖北代表人此次到案亦係由招商局代表之請求。則其因此所生之訴訟費用亦應歸敗訴之招商局擔負。方足以昭公平。惟當肇事之時係江寬船主洋員孔雷自行駕駛。究竟是何原因以致失慎。此人已死。無從查考。其第二次相撞既爲流水所推相摩而過。卽屬不可抗力。兩造均不負責。至救護被難一節。江寬船上被難人等遇救之方雖各各不同。而楚材未救一人。未施一策。則爲楚材方面所共認。據因船頭破漏舢舨摧殘無能爲力。但船頭雖漏而機艙無水。江寬正在沉沒之際。兩相比較。迥異安危。楚材理應一面派人堵塞一面分派救護。此等情形亦航行中常有之事。蓋船頭艙位概屬迫窄。不能容納多人。工

作楚材全船人數。斷非僅足派令堵塞船頭進水而已。儘可分派救護江寬船上垂沒之人。其左邊舢舨雖被壓毀。右邊尙有一艘舢舨。一路懸掛一頭落水。仍可設法放下。應用小火輪亦可加急生火。洗船邊之小舢舨亦可分載數人。乃毫無舉動。若不知其爲應盡之責也者。良由未受教育。未經訓練。致不知人道主義。殊屬有虧厥職。其應飭改良之處。所不待言。而應受上級官廳之懲罰處分。實屬咎有應得。至於溺斃人數。經歐克青救起九十二人。哈斯救起八十二人。又二十人。善慶小火輪救起一班人。乘江寬木筏者五六人。乘江寬右邊舢舨者若干人。乘江寬左邊舢舨者約五六十人。自行跳過楚材者。或云百人。或云三四十人。折中計算。約七八十人。就中可計者約二百五六十人。不可計者祇普慶小火輪救起一班人。及江寬右邊舢舨救起若干人而已。該兩艘各載人數。當與江寬左邊舢舨所載相若。其數約在百人以外。加以被難之江寬船主及管輪員并侍者一人。又黃梅縣商會函請參加之被難者三人。合計約三百六七十人。核與招商局總船主郎脫所供。據報告已登簿記者。江寬搭客共三百二十二。人。加以江寬本船

人數四十七人。總共三百六十九人之數。約略相符。則溺斃者卽爲江寬船主等數人。已無疑義。唯江寬訴狀。據稱更有中國搭客五百人。其根據何項報告。未經聲明。且與符記數目不符。又恰合五百整數。不多不少。均屬疑點。查江寬沉沒之後。未據報告。沉船左近。發現多數屍身。至今已逾一年。除黃梅縣商會函報之外。亦未再有被難家屬。持有當日被難確據。來庭參加訴訟。縱謂屍身漂流。未經發現。屍屬貧苦。未能遠來。亦不至相差之數。竟逾百人。果有此項百餘屍身。斷無全數沉沒。而被難家屬。亦均肯安然緘默之理。然則郎脫所供簿記登載之人數。信而有徵。其又供予曾聞有五百人之說。與江寬訴訟所稱更有中國搭客五百人之語。均不足信也。楚材領港馮雲山色盲問題。當庭試驗二次。前後兩歧。本法庭特爲慎重起見。再令專門眼科考驗。該領港假歸之後。從不再來。但核此次楚材航術。並無違章不合之處。即使色盲屬實。亦與本案無干。應無庸議。

【評】楚材撞沉江寬一案。在江寬固有不是。而楚材之恃勢橫行。蔑視人道。已萬無可辭。此案發生後。輿論界一致不平。幾欲得段祺瑞及楚材管帶官而甘。

心。判決之必不能公平。早已爲人料及。蓋官官相護之惡習也。然觀其判文。似尙頭頭是道。言言成理。未悉底蘊者。鮮不爲其所惑。嗚呼。善作文之力也。

學生聚衆之判例

北京學生界五四運動一事。震動中外。次歲二月四日出外講演。當地軍警出而捕人。共拘學生四十人。解送地檢廳。究竟此四十學生。是否造意犯抑係行凶者。官廳亦無從根據。但恐後此繼此。危及治安。不得不周內其罪。然各方齊爲學生不平。法廳又未敢興大獄。後援刑律第一百六十四條處斷。分別判決。其文如下。

據被告人蔡咸章等各供認。二月四日因青島問題。反對與政府直接交涉。喚醒國民爲外交後盾。在各處地方。游行講演。並未散發傳單。亦無阻礙交通及毀車毆人情事。至旗幟一層。僅少數人持有講演團及學校小旗外。並未拿有此項旗幟等情。查檢廳訴稱該被告等。聚衆數千。在前門外商務繁盛人烟稠密之區。藉劇講演。爲示威運動。意在擾害地方之安寧。以爲要脅政府地步。實係情節顯然。

等語。本廳一面函致各軍警機關詳細考查。一面派法警向各該地切實旁詢。茲就各官署之函覆。與法警之報告。足以證明該學生等當時之言動。及其懷抱之意旨。與夫軍警處理之情形。查本案證據。除衛戍總司令部所送種種旗幟傳單。及搗毀汽車之破碎玻璃。不能證明確係蔡咸章等所爲。業經檢廳免訴外。該蔡咸章等所犯罪刑。究能成立與否。請詳論之一則曰。聚衆。謂聚衆必出預謀。當日學生講演人數雖多。事前並無聯絡。只能謂之湊合。不能謂之聚衆。惟查京師各學校。向組織有學生聯合會。每屆開會。臨時互相通知。呼應最爲靈便。此次因外交問題。先數日。各校學生結隊遊行。衆至數千。其爲事前預約。不問可知。安能謂該學生等二月四日之聚衆。獨出於無心。而斷爲遊行相遇。其誰能信。再則曰。脅迫。謂學生講演。本愛國熱誠。係援助政府。而非脅迫政府。查前門外一帶。爲京師商務繁盛之區。該學生等明知地處衝衢。關係又爲緊要。故意聚集其間。紛紛講演舉動。既逾常規。言論更軼出範圍。是明欲擾亂地方之安寧。爲威脅政府之利器。該被告等雖不肯自承。不能謂各官署之公文。與當地商民之陳述。盡難憑信。

也。三則曰解散命令。謂當日該管員有無解散命令。未聞正式宣布。該學生等即非已受令解散而不解散。查衛戍總司令部當時下令督飭軍警勒令解散。而憲兵司令部亦云奉衛戍總司令部命令派出憲兵。同步軍警察軍警督察命令解散。係以口頭宣布等語。是當日實有解散命令。并且曾經宣布。可知惟命令雖經宣布。該學生等苟未聞知。仍不得謂爲不服解散。查步軍統領衙門函稱。當日撥派游緝隊會同軍警實行解散。除當時走去外。尚有七百餘人。引置天安門前。中有不願回校者。約三十餘人。移送衛戍總司令部辦理。與京師警察廳函復相符。是該學生等當時明知命令解散走去者甚多。而被告諸人實受命令解散。而不解散。又不得謂未聞解散命令。無故被拘也。要之本罪之成立。在聚衆圖擾。以爲威脅。不問其宗旨之若何。在受令解散。仍不服者。之當懲而獎勵犯罪之中止。以此認定該被告等犯罪之意思。與犯罪之行爲。暨犯罪之條件。三者俱備。案無遁飾。應即擬結。蔡咸章張登三周學輝朱傑邢世芳王恩澤朱相吾劉雨膏李春芳蔡鎮瀛朱福照韋奮鷹郭懷璞范鴻勛高紹璧余紹仁葛之幹張凌漢

郇玉和等。聚衆意圖爲強暴脅迫。已受該管官員解散之命令。仍不解散之所爲。依刑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均犯同律第一百六十四條前段之罪。應依該條前段法庭刑內。各處以五等有期徒刑。該被告等未決期內羈押日數。并依同律第八十條之規定。准以二日抵徒刑一日。莊聯輝。梅震王。榮貴。沈良佐。林翼海。余樂本。謝靈機。齊雲軒。盛叙功。唐綬常。振經。姜宗名。馮爾梅。馬昌民。趙守耿。郝士傑。秦建吾。孫宏吾。趙屬候。李蔭棠。朱紀章等。附和隨行在場助勢之所爲。依刑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均犯同律第一百六十四條後段之罪。應依該條後段法定刑內。各處以拘役。該被告等未決期內羈押日數。並依同律第八十條之規定。准以二日抵拘役一日。

〔評〕此案有情理而無法律。蓋以情理論。學生發自愛國熱忱。爲國宣講。本無犯罪可言。奈以法律言。似不能謂因其出自善意。行爲結果。即可不問。法庭判處五等有期徒刑或拘役。亦不得已之辦法。可謂法律人情。面面顧到。未可遽加厚非也。